養吾齋集

四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養吾齋集卷七

元 劉將孫 撰

古詩絶句

古興三首

本汲深始汲綆短空勞力不悟綆不及但怨古井深

不强力者務揠苗意廢甘不前力不逮反咎弓性偏

斷絃古桐挂壁三十年不遇人不彈更且求新絃

七言絶句

和宜可感懷

路傍王孫勿泣南冠君子莫啼鈴語占胡洛度童謡聽拉颯栖

有客太息太息東風一年一年越女歸來化石秦人大半成仙

坐閱燕來鴻去寂無虎闘龍爭雕欄玉砌何在高臺曲池未平

焉能忍此終古與女遊兮九河嬋媛為予太息夫君不

來奈何
得酒但須徑醉有詩何用鐫頑斯文自萬古事一醉又
一日閒
年年三月鴈去日日五更雞啼玉關不見生入會稽誰
念愁栖
海上一十九歲車中三十六年逢人不敢開口避世除
是飛仙
天道非耶莫問人生到此何爭銅輦荒涼無夢葉溝鳴

咽難平

事去劍空斫石悲深淚漫懸河彈棋有不平處飲酒如作病何

東方小兒狡獪長樂老子癡頑署大傳作履歷授北斗似等閒

七言絶句

春日即景

急雨驚雷短夢過晚晴草色静如何一溪新緑無人管

付與兒雛飽弄波
紅紫元知只軟塵不堪日夜竟時新回風珍重思歸鳥
又向人間送一春
深綠啼鶯清似琴轉丸流水自天成王孫公子雕籠內
憔悴何緣得許聲
布穀知時苦勸耕農貧謀種更關情不知聒得田家厭
夜夜村村叫徹明
城闕荒凉秋復春青林高下歲時新亂山野水斜陽路

漸覺沙鷗不避人

天風梅雨盡新亭誰寄遥遥貞觀孫滿眼兒童新宇宙

已無父老說開元

布穀子規啼暮春春山蠶箔更清新教人却恨南蠻舌

不似禽聲字字真

楊柳陰陰梅子酸燕泥雨濕落花乾東君也作人間别

特地花開幾日寒

桑葉青肥蠶再眠低雲踈雨晚春天筍輿睡覺山新濕

流水斷橋聞杜鵑

山路茶香觸鼻清不須煎焙入甆瓶摘來帶雨徐徐嚼

也得籃輿午困醒

和宜可感懷

六朝舊跡餘淮水百尺荒城感石頭不用題詩悲往事

後來自有後來愁

鋒車使節欲空班昨日平章出壯關斷送乾坤消幾許

一邱荒草木綿山

連雲偉觀千般巧賽錦頭船十樣長只恨裏湖遊不到
裏湖到了外湖荒
長羨馬城城畔叟油腮眩日四時花如今邸第難依傍
旋問山農學種瓜
狎客有樓貪午夜幽人露坐惜芳樽風流彼此無消息
無雨無風早閉門
絳紗玉斧瞻天表雉尾龍旂破曉雲萬事由來誰料得
天涯今日甬東君

撤了明堂詔舉賢大州論萬小州千如今不用人圜棘
滿地荆榛雜草芊
賚祀轉廳頒邑厚宣麻歸衮賜金多太平宰相平安在
聞說翩翩北渡河
孤山大小屹江心最愛危亭隱樹深粉壁半頹詩客盡
一江憔悴到焦金
聞說承平似昨朝回頭何事不魂銷珠簾繡幕爭迎駕
金鼓紅旗看弄潮

山居苦

村深無藥又無醫旋斫生柴晚未炊風雨連朝人跡斷

鹽無來處菜枯時

夜半星炊起飯田月明績露趂簷前囊衣餅粟粗能遣

草薦蔾牀亦可憐

長官入境費逢迎縣吏敲門早縱去聲横不但過軍能色

變夜間吠犬亦心驚

故京道上

百年吳會朝天路拋却筠州行信州二十年來信州斷
黄河通得兩淮舟原注誠齋詩云筠州舊是朝天路七十年來行信州
舊日三更有夜行公郵私餉走如輪可憐白塔山頭路
白日堂堂少過人
石板長街化亂蹊連甍華館改雞栖塵埃壞壁依稀字
猶有咸陽一德題
和城山見賀遷城隱六絶
江山草草成萬古天地悠悠今五年猶能東住移西住

尚勝南遷與北遷
處士竟誰分晉宋小兒不復辨曹劉游塵漠漠能成海
洪水湯湯盡化漚
龜策安能卜爾居悠悠忽忽復為娛假饒夜夢千億種
豈有天風九萬圖
夜光處處閟奇珍閒却千年有用身落落風雲無勝槩
悠悠天地總孤臣
蜀鳥尚思前日蜀錢塘不是舊時錢何堪世事分今古

惟有江流送歲年

茫茫世俗盡成猜敢向人間自詭才江濶波清鷗自在山空雲暗鶴歸來

村平閒日與青山賭詩各得數解

簷陰緩轉獻呼茶手倦團綃坐半斜忽聽一蛙鳴草際呼童著屐採荷花

綠陰啼鳥不知名午睡醒來獨自行山下行人應羡我誰知愁是此中生

飛鳥帶將梅子落癡蟲打得紙窻聲莫嫌獨坐愁如海
滿眼新詩拾得成
竹林風定日流金人似遊魚抱釜鬵道是無情如有意
時時一霎放輕陰
日長談倦厭枯棊怕惹閑愁嬾賦詩忽憶故人天外去
緑陰濃處立多時
莫將幽夢攪天涯珍簟涼厨鎖碧紗自愛竹牀趺坐久
起來薝蔔已開花

田間即事

力作朝飡苦易飢眼穿婦饁已多時隔田又見鄰先餉遂問儂家底事遲

夢語

芙蓉誰賞玉腰圍香霧何人煖鳳棲寂寞一窻殘夢醒滿山明月杜鵑啼

和趙定宇欲遊武夷訪道

匡阜只今無太白華山未必有希夷節食服藥差少病

閉户焚香取次嬉

戍婦詞

幸自清宵遠夢稀何人遞得近書歸不知山上人成石
猶説天寒更寄衣

汪水雲復索西湖一曲櫂歌如諸公例十首走
筆成此

東橋西橋春水生南高北高春日明畫船四望遥指點
何日兩峯高處行

朝見去棹波鱗鱗暮見歸舫泊層層斷橋橋邊初弦月
大佛頭裏一點燈
第一橋東嫩柳黃第四橋外烟微茫舟中何處窈窕女
岸上誰家遊冶郎
柳堤點點照紅粧畫樓歷歷盼倚牕淨慈寺前僧三五
湧金門外船幾雙
當年兩度別西湖湖固依然客自踈歲歲城中出遊賞
鴈飛不帶上林書

捩淚休窺葛嶺邊停橈莫近裏湖前當時眼見都如昨
一夢人間三十年

清明時節下湖天富貴中官百戲船就裏最誇水爆杖
如今秪有掌喧闐

春燕弟子頭船梱三學諸齋日日爭寶祐坊街無角伎
西湖書院有書生

連雲偉觀想飛埃豐樂樓基又刼灰珍重書生數間屋
慈原缺元曾架樑來

逃賊羈臣感舊遊蕭然樂叟出春愁道人閲世心如鐵
受用西湖到白頭

別龍仁夫返浙八首

十載如雲取意飛一行似鴈忽先違江西生長江東老
又說江東正是歸

歷落江湖一束書平生浩蕩志何如高懷健論消磨盡
敢向人間說遂初

此世懸知不我親平生更覺白頭新不知落月空梁夢

四海鍾情合幾人

杭州客舍望歸情歲晚鄉關忽去心欲問再來愁出口
十年一別到如今
膝下嬌兒語帶吴眼中氷玉託崔盧把鋤相對吾無望
時節澆松子念無
煙雨樓臺蒼莽中建章禾黍塔西東可憐舊日明光手
想像招魂補楚風
欲說思吴思悄然君遊不及竟寧前平安只有西湖水

每歲春風著畫船
老鶴飄然遂故丘一壺何日泊中流如何季子貂裘敝
只在春風燕子樓

延平謁告歸省塗次雜紀

珍重延平八面山一年著我翠微間終然不滯看山福
又共東風作往還
往日驪駒意已灰年時鐵錯鑄難回可憐夢夢西江去
漫道重來似未來

當年病客倚空齋破屋西風自感懷誰信再來開絶景溪山亦若為安排

二十年無進士科新愁舊學久消磨一官乞與閒無奈從倚庭前自放歌

水遶山圍故有情舊鷗新鷺總成盟東風獨作鄉人意一雨緑波相送行

北南從昔意難併清濁相逢復異流何事郵亭一杯酒殷勤也作弟兄愁

原注　高提控良臣張司獄仁卿

十年白屋遽青雲轉眼練裳愴客程使國不亡那至此
臨岐一慟不緣卿原注劉淵德時相送過順昌蓋蒙川元樞子也

我亦安能振子衰徘徊百里淚如揮江雲澌雨無他祝
好做溫州一布衣原注淵德別於吉舟鋪持杯再拜而泣本瑞安人

萍梗相依忽一年相於相密豈非天未歸只道歸時樂
及至臨分更黯然

把做玄都小夢回自齕公案絕驚猜劉郎臨別丁寧意
但有桃花一任栽

題婁易𦗨北行詩卷

送盡高人侍尚方金門羽客意堂堂箇中也有悠悠者萬里歸來詩一囊

金掌仙人去不辭秋衾銅輦夢無誰可憐華髮玄都客風雪龍沙自詠詩

送劉師復道士隨主人進京并寄蕭與道

烟雨空濛一鶴輕又隨人去上瑶京三山明月聊須看莫望花枝傍輦行

移棹纔過桑落洲滿前今古到中州且尋故老談成史
未用題詩莽說愁
百年寤寐想中原輸與閒人恣北轅萬里故人煩問訊
可憐溝壑但寒暄

詩餘

踏莎行

閒遊

水際輕烟沙邊微雨荷花芳草垂楊渡多情從倚忽成

愁依稀恰似西湖路　血染紅牋淚啼錦句西湖豈憶相思苦只應幽夢解重來夢中不識從何去

阮郎歸

舟中作

斜陽江路柳青青傳杯那放停上船不記送人行南風吹酒醒　江曲曲路縈縈月明潮水生送將殘夢作浮萍角聲何處城

南鄉子

重陽效東坡作

山色泛秋光點點東籬菊又黃歲月欺人如此去堂堂一事無成兩鬢霜　佳節共持觴無限盃供有限狂明月明年詩句苦茫茫細把茱萸感慨長

八聲甘州

九日登高

不看萸把菊對名山無帽壓西風渺四海故人一尊令雨萬里長空宇宙此山此日今夕幾人同舉世誰不醉

獨屬陶公　當日白衣幾許漫淒其寄興落日籬東撫停雲六合借醉托孤蹤弔古不須多感古人那得共杯中㨗酩酊明年此會誰似從容

和人春雪詞

看東風天上放梅開經歲又新成笑柳眼迷青桃腮改白蝶舞麈鷩任是萬紅千紫無力與春爭想建章鳷鵲猶是殘霙　不比臘前憔悴賸寒爐榾柮茶薄煙清快玉龍戰罷四野逈收兵望紅光扶桑國裏玉瓏玲海天

平晴窻下踈踈花雨滴滴春聲

送春

又江南三月更明朝便已是南風擬强駐韶光狂追柳絮卧占残紅早向尊前沉醉莫聽五更鐘贏得春公笑惱殺渠儂　只道東風不改年來歲去柳密花濃但沈腰潘鬢無復舊時容春還是多情多恨便不教緑滿洛陽宮只消得無情風雨斷送匆匆

滿江紅

建安戲用林碧山韻

正好花時忍辦得恖恖來去道一往無情却又别鞏愁嫵細説雲鬟高樣髻長思紅袖行分路怪近來不怨客氊寒嬋娟誤　黄花約終難據曾未肯清園住只晝思夜夢淺斟低詐蓮子擘開誰在薏徐娘一笑來何暮又争知寂寞白頭吟寒機素原注碧山劍人仕建安詞中雲鬟紅袖皆建近景蓮薏徐何皆建故有名妓戲存具其姓名知者可一笑也

和李圓嶠話别

南浦緑波只斷送行人行色雖則是鵬搏九萬天池春碧鸞侶鳳朋争快覩鷗盟鷺宿空曾識到玉堂天上念西江今非昔　公去也寧懷别人感舊情空切但歲寒松柏相期茂悦好在莫償塵土債風流寧可金門客俯人間大暑少清風多炎熱

改調滿江紅

五日風雨蕭然獨坐偶撿康與之伯可順庵詞見其中檃括金銅仙辭漢歌自謂縛虎手

殊不佳因改此調雖不能如賀方回諸作然稍
覺平妥長日無所用心非欲求加昔人也

千里酸風茂陵客咸陽古道宮門夜馬嘶無迹東關雲曉輦上魏車將漢月憶君清淚知多少悵土花三十六宮牆秋風嫋　衰蘭露啼痕繞畫闌桂彫香早便天還知道和天也老獨出携盤誰送客劉郎陵上烟迷草悄渭城已遠月荒涼波聲小

摸魚兒

己卯元夕

又悤悤一番元夕無燈更愁風雨人間天上無歸夢惟有春來春去愁不語漫淚濕香銷芳草人何許百年勝處還更有琉璃春棚月架萬眼蝶羅否 風流事辜負後來兒女可憐薄命三五千金無買吳敳處更說龍飛鳳舞今又古便剩有才情無分登樓賦春醪獨撫也難覓阿瞞肯容狂客醉裏試酣鼓

甲申客路聞鵑

雨蕭蕭春寒欲暮杜鵑聲轉山路東風於汝何恩怨強管人間去住行且去漫憔悴十年愁得身成樹青青故宇看浩蕩靈修徘徊落日不樂復何故　曾聽處少日京華行路青燈夢斷無語風林颯颯雞聲亂搖落壯心如土令又古任啼到天明清血流紅雨人生幾許且贏得劉郎看花眼慣懶復賦前度

用前韻謝敬德

甚平生風流謝客刀頭夢送酸楚不堪聽得花間曲猛

憶雲英霜杵閑情賦誰催就月明雲鬟犀梳吐才情幾許待遺策重来吹簫一弄鸞鳳共輕舉　留春住買斷綠波南浦黃金散如土薔薇洞口三生路無奈風光頓阻新情緒也待見東隣花艷墻低處東風看取便嬌送飛梭半摧編貝笑詠尚高古

金縷曲　用稼川韻

老我無能矣歎人生得開笑口一年間幾去景悠悠如有待白髮已非春事便一笑何曾是喜我本漁樵孟諸

野向舉家盡數令如此空自苦有誰似　堆堆獨坐文書裏是無能愛閒愛靜清時有味出處古今無真是往往君言有理看攘臂後來鋒起戴晉唐虞一杯水只魯連猶未知之耳况碌碌共餘子

梅花引

和子昂題水仙花卷

雲濤白鳳賀瑤妃仗蔵䕺路芳菲十月温湯賜浴卸羅衣半點檀心天一笑瓊奴弱玉環肥　風流誰合壻金

闌露將晞雪爭暉貝闕珠宮環珮月中歸誤殺洛濱狂
子建情脈脈恨依依

江城梅花引

登高

明霞回雨霽秋空笑難逢步城東直上翠微客有可人
同回首向來輕節序筋力異心猶在媿鬢蓬　悲年冉
冉江滚滚騎臺平蔣陵冷天高年晚山河險煙霧冥濛
一幅烏紗閒著傲西風古往今來只如此便潦倒渺乾

坤醉眼中

六州歌頭

元夕和宜可

天涯倦客如夢說今宵承平事車塵漲馬鳴蕭火城朝
狂歌閒嬉笑平康客五陵俠閒相待沙河路灞陵橋萬
眼琉璃目眩去閒買一剪梅燒數金娥綵蝶簇帶那人
嬈說著魂銷掩鮫綃　波黼海塵換世銅仙淚鐵心嬌
渺何地跋珠履解金貂步宫腰瑤池鸞燕罷瓶落井箭

離弦燈樓倒吳兒老絳都迢點點梅梢殘雪似東風吹恨難銷悄山村漁火風鬢立春宵夢繞寒潮

水調歌頭

敗荷

搖風猶似旆傾雨不成盤西風未禁十日早作背時看寂寞六郎秋扇牽補靈均破屋風露半襟寒坐感青年晚不但翠雲殘　歎此君深隱瞑早闌珊人間受盡炎熱暑夕幾憑闌待得良宵灝氣正是好天良月紅倒綠

垂乾摇落從此始感慨可能閒

沁園春

近見舊詞有隱括前後赤壁賦者殊不佳長日無所用心漫填沁園春二闋不能如公哨遍之變化又局於韻字不能效公用陶詩字作詩之精整姑就本語捃拾排比以自遣云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原注望效公予懷望平讀蘇子泛舟正赤壁風清舉杯屬客東山月上遺世乘流桂棹叩舷洞簫倚和

何事嗚嗚怨泣幽悄危坐撫蒼蒼東望渺渺荆州　客
云天地蜉蝣記千里銜艫旗幟浮歎孟德周郎英雄安
在武昌夏口山水相繆客亦知夫盈虛如彼山月江風
有盡不喜更酌任東方既白與子遨遊
十月雪堂將歸臨皋二客從坡適薄暮得魚細鱗巨口
新霜脱葉步影行歌有客無肴有肴無酒如此風清月
白何歸謀婦得舊藏斗酒重載婆娑　登虬踞虎嵯峨
更憑醉攀翻栖鶻窠曾歲月幾何江流斷岸山川非昔

夜嘯捫蘿孤鶴横江羽衣入夢應悟飛鳴昔我過開户視但寂寥四顧萬頃煙波

大橋名清江橋在樟鎮十里許有無聞翁賦沁園春滿庭芳二闋書避亂所見女子末有埋寃姐姐銜恨婆婆語極俚後有螺川楊氏和二首又自叙生楊嫁羅丙子暮春自涪翁亭下舟行追騎廹間道入山卒不免於驅掠行三日經此橋睹無聞二詞以為特未見其

苦乃和於壁復云觀者毋謂弄筆墨非好人
家兒女當諒此情詞雖俚近而首及權奸誤
國又云便歸去嬾東塗西抹學少年婆又云
錯應誰鑄皆追記往日之事甚可哀也因念
南北之交若此何限心常痛之適觸於目因
其詞為賦一詞悉敘其意詞不足而情有餘
悲矣

流水斷橋壞壁春風一曲韋娘記宰相開元弄權瘡痏

全家駱谷追騎蒼皇彩鳳隨鴉瓊奴失意可似人間白面郎知他是燕南牧馬塞北驅羊　啼痕自訴衷腸尚把筆低徊媿下堂歎國手無棋危塗何策書牕如夢世路方長青塚琵琶穹廬笳拍未比渠儂淚萬行二十載竟何時委玉何地埋香

養吾齋集卷八

元　劉將孫　撰

書啟

與姚牧菴參政書

某嘗歷觀於古人知已遇合之故未始不慨然而有懐也夫所謂知已者豈直交相為之謂哉其樂固有在乎此也然有周旋游從於終身而後為師友者有不遠千里求而後得之者有恍焉中路相遇而若平生者有未

嘗識面神交而懸合者夫得英才而教育之者天下之至樂也孔孟是也若邴根矩之於仲弓范孟博劉玄德之於元方康成雖遠不憚也識駿䕫于堂下得孟嘉于坐中適然而相遭者也此皆理之所宜有者也至於不識而知心不待内交而如師友此則於知已之道疑於神矣而亦非過也季札見子産於鄭如所素識孔程班荆傾蓋而語山濤嵇康一面為金蘭士龍鳴鶴雲間日下各自謂得意此猶可曰相知之素相得之快固有如此

者也蘇氏父子生於眉山萬里之外明允之慕用歐公可也子瞻童時謂為我師以至晝誦其文而夜夢見之他日相知文字間遂為千載師友嘉話計一時山巓水涯之士誦歐公之文而悅風者何啻蘇氏父子而歐公中朝數十年知友交契所賞激所敬愛自聖俞子美來如三蘇者政復何限然一旦得之如未嘗有老蘇則以為既去之後公雖賢俊滿門至於不言而心喻者於何取之歐公不以其言為過東坡則以為富貴不足道有

大賢焉為之徒優哉游哉可以卒歲歐公欣然不意其如此且有讀之汗出之歎盛哉有文字來未有若此之相得者也有師友來未有若此之鮮儷者也是意也孔孟而下未嘗得之於言歐公雖樂其樂而亦無自而發適會二公能言而千古知己之味初見其一二焉而未易言也今夫朋遊少長獻歌俯仰友惟其所擇交惟其所與然猶晤賞之無所同問辨之不可合知音之絃欲絕斷堊之斤安施參差難合抑又多故況於賓客之造

請僚吏之奔走位益高趨益衆非其人勢不得以不相與非其間情不容以不之接幸而吾黨之有其才吾世之得其侶而或彼之所懷有緼于欲利有志于迎合有急於自營氣不足爲之主而好惡是非遷徙變化亦無以發彼之所長而寄吾之所樂又况知道之喻所謂莫逆於心言語文字特記以見趣其樂有在於同異可否之外者哉此固曠數百年之所不能合閱千萬人之所不能知而得於吾世出於吾徒故歐公雖極意於蘇氏

而不為黨蘇氏自視一世無誰而不為僭雖更千百世聖賢復起而猶無以易此也嗟夫自昔先輩之望於後進後進之攀于先輩孰不有是心哉嘗慨歎異端之徒皇皇然以得人傳道為事或片言之契雖資講授他意有在必不負當日者之一晤而吾道之是非斯文之引翼乃若媿之振於前者動掩後為不足望起於後者類訾前為有未足各私其賢而吾誰與歸於是士之求知者特怵於勢利而失其所從論卑而氣弱雖賢者不免

韓退之最號倔彊而光範之書幾若無具其間顧慮纏綿雖辭華亦復不競惟三蘇驟起雖不免於科舉之累進取之望而悵踈慊慨猶未失斯文浩然之氣故歐公得之也如不期而其所為遇歐公者亦非有僥倖之心此則知已之所以樂文氣之所以昌於韓公風聲之樹於後世風流之繫于人心者又在乎此也伏惟明公文章門第為天下第一以真儒位參預如昔歐公凡及門者孰不道古今譽盛德明公幾厭聞之矣竊嘗見明公

之草書而觀于制作私以為明公之雄于文皆其氣足以充之也夫草書之所以妙縱横浩蕩竒詭變化不可以意測不可以迹泥其落筆也與造化之生物同其功推之而無不極極之而無所礙不懾不疑不膠不撓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望之若槎牙洶湧而識之者行雲流水不足以喻其順不知者以為神施鬼設而知之者蟻封回策亦不足以盡其理也字者形也氣者神也得是氣者形神之所以妙盖明公之於草書至矣而未有若

明公之隷之又古也凡文字之大雅也亦然某自年十
二知為文十五六試時文亦能遽擅其場諸老或許其
可與茲事而所自見者亦止此早攖世故令且五十矣
憂患退墮志落而才退一無以自表於世往歲東平容
齋公於浙於湘聞或者之稱其少日也會江西有闈選
事不謀而置之校官之列繇是入闈者再粗不見非于
公議而才不足以有為力不足以自拔年運日往本志
何為亦自分不復分寸望矣獨斯文之緣未斷四方來

者猶以少日待之家世期之筆墨不能已於酬應然未嘗敢有意於文也因其人其事盡意之所欲言者而已大懼索居鄙陋從俗改化隤其家聲聞明公來江西亟欲一見於下執事且承明公緒論亦若知有已者將知已於此乎在而食貧牽制雖七百里之洪一舟之便久不能至則其踈濶可笑往往類此竊嘗喜老泉論歐公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故於誦詠吾牧菴先生之文有草書之說焉明公其謂之然乎否也

未見顏色謹具書不備

賀雪樓除學士啟

伏審涣發中綸晉登内相王人衆騎昭禁庭迅召之章閣老冠鼇峻特旨真除之拜一佛出世六經同風竊以上古之書典謨訓誥兩漢而下號令詞章其義雅浮與時高下馴至駢四儷六幾于倡一而和千然而元光建武之制書得王言體與元奉天之詔令革武夫心風雷一時黼黻千載惟翰林罕置於院長亦儒林難遇於宗

工唐稱九相為美談宋僅數公號本色葢將詩書相表裏而編之策所謂將相而富貴則固其宜衆人特以喜賢哲之登庸君子於焉占運數之升降斷唐虞而下必得南北之大宗師遡歐蘇以來又見朝廷之真學士諸生待此久矣天意不在茲乎恭惟大學士内翰相公先生學力木本而水源筆妙金聲而玉振掃空絺章繪句之陋習獨見尊主庇民之大全伊川之雪明道之春備四時氣禹貢而圖春秋而志成一家言雲龍混合之交

珪璋特達之選登瀛眷早入掖班高兼綰而使南臺獨對而趨北闕埋輪奏執政百僚憚侍御之都亭褰帷示監司兩道頌廉車之按部雖黃閣紫樞猶謂晚豈金鑾玉署足為榮顧諸子百家之言久紛而三光五嶽之氣始合於是而整頹破碎之大道真足以追還灝噩於古初肯僅使作者比崔魏徒觀所謂其功不在禹周公下若稽故實厥有華宗天球縣翰長秉鈞在益部使歸之後滄洲自外庸掌制振江左正始之音偉哉我公夐豈

前卂某托根有素承盼愈青不但恩深極栽培於拱把固嘗意許講制作之體裁欣聞驛召之傳不勝松茂之悅固以動得輿之至喜寧不希附驥之素期其如守株之途窮坐覺出門之天礙心雖馳於前路跡每至於後人落落自憐悠悠何贖若為安世不通今涑水之書竊附庭堅遥賦舊東坡之句數陳語淺歎抃心長謹具啓詣堦墀慶賀伏惟鈞慈俯賜鑒念不備謹啓

謝李士元俞僉事存問啓

伏以屏跡抱書娓冷更生之藜杖褰帷接士喜登元禮
之龍門敬立下風薄修初贄竊惟憲部所以揚清而激
濁前賢於此拔異而蒐奇唐贊皇德裕江左觀風每進
孤寒之匹士宋淇水清臣京東按部遂成醻唱之美談
豈惟一時之因依乃留千載之風致厥若芳躅允屬當
仁恭惟廉訪僉事御史相公先生華冑仙李之分蟠異
稟長庚之挺秀東西將相共推天下才氣之無雙政事
文章見謂朝中門地之第一盛德之報宜貴鉅公之

推愈高太白稱五藏之皆成文東坡詠一身之都是德
評參東府察直南臺貞清則朝隱之封上千斤執法則
素立之力爭三尺暫屈當朝之霜簡出馳將指之軺車
雖一道幸遇如前之廣平然九重久思於今之汲黯已
傳擇笏表南面之顧懐見行信銀趣西江之召客某疎
無時用迂有書癡亦嘗高慕於古人無奈早攖於世故
淒涼少日誤諸老之高軒俛仰中年從俗人於委巷偶
辱東平公之異顧遂入南外選者十碁一官不補於遺

餘再調自憐於落拓誤為故知而越俎不虞潛禍之發機何圖宿留之間乃有特達之遇長懷請間謝未識之祁大夫重荷垂慈問所在之徐孺子感斯文之篤厚恨陳迹之趦趄儻不假於辭鳴將曷抒於情蘊晚依門下敢攀北海之通家春在坐中顧托臨淄之識面數陳語短期望心長

序一

先聖格言序

昔者夫子喟然而有無言之歎夫子之歎蓋歎道也四時行百物生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在於言乎其在於不言乎天固不言也以不言求天何足以知天不知天矧知道微子貢之問夫子一語而止誰當悟者然竟未有悟也謂以此譏子貢之多言者淺謂遊於無言之天者誕夫子則與天一可以無言學於千載之下不於言何以哉夫子未嘗著書易書春秋裁定而已論語皆弟子記諸善言其敢溢出於語之外稱之曰夫子所聞所傳

聞敢有異辭使當日有存於齊魯閭閻王知道傳習有
宗皆當如二十篇如玉如金故余於安城蕭君佐侑所
萃先聖格言敬受而讀之不敢置評議其間也令道統
諸賢語錄山立其間遺忘靡缺睹記參差壹尊事之不
敢小同異廼於稱道聖言而疑之彼出於諸子固或附
益依託然槩皆流風未遠師傳友述精思論著非但勿
勿問答獨奈何尊海而後河數典而忘祖佐侑又備考
世紀碑記褒典皆所以慎事尊敬推之罔極其心與力

勤矣佐倆經家老宿年七十六成此書歲晏馳百里來城首以見示恨不獲就正於家君遂俾叙其端嗟乎佐倆此書誰敢叙復何待叙哉則為志其感聳始見之私如此云

禮記義怢序

東萊編文鑑獨取書義二篇歐公在清班擬進士廷試題以諫晦菴稱致堂酒酣誦人自靖獻義以為豪傑之士有科舉來六七百年於此時文亦屢變經義最後與

詞賦爭高而辭理過之至近年而極如禮記數十年來以學庸二書之精微過詩書而作者奇變縱横無不自達如洋洋乎分上下截亦使人無異辭嗟乎時文盛而科舉衰固前無古人而亦後無繼者此予於讀靜軒劉君禮記義帙不知慨然言之及此也往予為時文時嘗盡取諸經義閱之見前輩所為詞簡而理足其光彩俊逸俱不盡露不獨吾賦家然也居今言之豈不因乎人哉當時已有分省監方州者予嘗謂不然辭主於達義主

於當詎有省監異人而方州異教亦何意一朝併盡吾黨持此技如屠龍無所用如冠章甫適越以為怪後生棄不之學相謂無用甚或謂世道之敝以此傷哉未易言也静軒乃能篤守所業不為俗變不為利遷義紆餘而體裁論反覆而根据大之可金華殿中語小之猶所謂當時舊過泰也是當使何人作明有司而沒沒謹自獻若此嗚呼往者升歌清廟今也獨絃哀彈豈獨一人一世之不遇哉嘗聞有某公闢時文不容口今翰林張

待制師道復之云某可闢此藝公乃不可或謂公不能此故闢之奈何於是某公語塞予因叙君義及之亦以間執不能者與不為者之口嗚呼往者吾不及來者吾不聞已而已而

解金剛經序

王寄憁詩文外邃於內典留意金剛經遂能擴開二十年之雲霧脱離八百家之聲聞指示四句偈之端的釆摭融會坦然明白不推墮滉瀁不添減注脚是真為人

解縛減擔庶幾修行誦念如中流傍岸容易得度尚欲
余言為叙毋乃增益迷塗耶寄愬吾黨也惟以吾黨心
胷求釋氏之解悟故能盡掃諸說而求其當彼偈頌者
就彼法中亦不得不爾昔吾夫子亦有四句偈曰毋意
毋必毋固毋我葢無我人衆生壽者相即毋意必固我
也當夫子時釋未為釋道未為道聖人之悟往往而同
後來謂三教一家者特未識其初耳是安得有三教哉
佛之所以出没其詞雖說一大藏最後收拾為金剛五

千言又約為四句偈其不容以明言者懼學者之無得也吾夫子之性與天道雖子貢且不得聞而若仁義道德之講析辨論其何不極而緜後來儒者言之其心體而身驗者幾何人也於是知佛之引而不發者慈悲廣大然亦未嘗不發諸祖以來其不得以明著之者猶佛心也乃今揭然指其所歸然非自為之說秖在從來義疏中不離從來義疏而義疏非從來所有予為寄牕叙緜吾儒家相與映發以為以實明實賢乎托虛以狀實

且以識吾儒之有未能知夫子者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舉人臣秦⿰木鼎

謄錄監生臣龍舜耕